

蔡元培健全人格教育观探微

葛新斌

(华南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 广东 广州 510631)

摘要:蔡元培提倡的健全人格教育观,建基于他对“现象世界”与“实体世界”二分的世界观及其“舍己为群”的人生观。在他看来,教育的根本任务即在于涵养人的“实体观念”,以“超轶”于“现象世界”。这就需要科学与美术教育并重,通过“五育并举”来培养学生的健全人格。

关键词:蔡元培;世界观;人生观;五育并举;健全人格

中图分类号:G40-0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8129(2016)04-0001-05

众所周知,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蔡元培是一位首倡“五育并举”以培养学生“健全人格”的教育家。以往学界虽对“五育并举”和“健全人格教育”的意涵所论甚多,但对蔡元培何以提出这种教育观的思想基础,却常常一笔带过,甚少展开探讨。本文即从蔡元培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出发,细致寻绎它们与“五育并举”的健全人格教育观之间的内在逻辑关联,以期进一步深化对蔡元培教育思想的研究。

一、健全人格教育之基:“两个世界论”

从根本上看,蔡元培对“教育”的理解有一个始终不变的基点,即把教育看作一种培养“健全人格”的事业。这种理念与他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是密不可分的。1909年8月21日,时在莱比锡大学的蔡元培致函吴稚晖说:

“弟近来时觉有他世界之影闪烁于眼前,又以此世界之究竟终无可把握,而世界中一切事业,亦竟不能以寿命极短之人类猝定其价值。所恃以为一时取舍之标准者,惟良心为一线之光明而已。而吾人既在此物理世界中,又有无数不能自由之原因,则吾人所能循此一线光明以进步者,亦只能限于力所能及之一点。”^[1]

在目前可以看到的材料中,这是蔡元培对“两个世界”的最早阐述。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上信亦表明:蔡元培不仅在理论上服膺“两个世界论”,而且,这种观念已经进入他的内心甚或信仰之中。从上述世界观出发,蔡元培指出:“盖世界有二方面,如一纸之有表里:一为现象,一为实体。现象世界之事为政治,故以造成现世幸福为鹄的;实体世界之事为宗教,故以摆脱现世幸福为作用。”^[2]他明确指出:“现象世界”与“实体世界”的不同之处就在于:

“前者相对,而后者绝对;前者范围于因果律,而后者超轶乎因果律;前者与空间时间有不可离之关系,而后者无时间空间之可言;前者可以经验,而后者全恃直观。故实体世界也,不可名言者也。然而既以是为观念之一种矣,则不得不强为之名,是以或谓之道,或谓之太极,或谓之神,或谓之黑暗之意识,或谓之无识之意识。其名可以万殊,而观念则一。虽哲学之流派不

同，宗教家之仪式不同，而其所到达之最高观念皆如是。”^[2]⁴

从上可见，蔡元培所谓的“实体世界”，是一个超验的形而上的世界：它不可名状，不可言说，也不可经验；它无始无终，无方无体，无差别，也无矛盾。这是一种摆脱了因果律制约、高悬于“现象世界”之外的独立精神实体，即所谓的“最高观念”。

当前，学术界的一般看法是：蔡元培上述的“两个世界”观念是受到康德的影响后形成的，但对其具体细节，却很少有明确和令人信服的证明。从现有材料中能够发现，蔡元培在多处自述中，更多是谈到了康德美学对他的影响，却几乎无一处涉及“两个世界”的问题。仅在他赴德留学之前所译德国科培尔的《哲学要领》之中，曾述及康德的“实体界”和“现象界”观念^[3]。若仅据此推断他所受康德之影响，证据仍是间接和不够充分的。文献研究显示，蔡元培“两个世界”论的形成，可能不仅是康德影响的结果，譬如在他赴德前所译日本井上圆了的《妖怪学讲义录》之中，即有对“世界”的类似理解^[4]。此外，蔡元培在该文中还把中国古代的“道”和“太极”，西方哲学史上的“理念”“神”以及“黑暗之意识”等，都看作“最高观念”的不同形式，由此可见他对东西方文化成果的巨大包容性。据此，或可推断：蔡元培的“两个世界论”，很可能是他杂糅中西方多种思想的结晶。

关于“实体世界”的神秘性，蔡元培日记中的一段话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他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看燕生，言宇宙之终始，灵魂之有无，东西哲学家以不可思议了之。意以为未足，欲推究其理，著之于书，以弥诸家之缺。其实不可思议者，决非言思拟议所能及，人小宇大，人夭宙寿，不可得证也。”^[5]

冯友兰先生对于哲学性质的阐发，也有助于我们从一个侧面理解这一重要现象。冯先生认为：哲学和其他各门知识一样，必须以经验为出发点，但是哲学特别是形上学，又与其他各门知识不同。其不同之处在于，哲学的发展使它最终达到超越经验的“某物”。而且，在这个“某物”中，有既不可感而且严格说来亦不可思者。哲学是对于人生有系统地反思之后的思想。由于它的反思性质，最终必须从思想上、逻辑上说不可能成为思想的对象“某物”。人需要思才能知道不可思者，正如有时候人需要声音才能知道静默。人必须思及不可思者，可是刚要这么做它就立即溜掉了。这正是哲学最迷人而又最恼人的地方。因此，“从逻辑上说不可感者，超越经验；既不可感又不可思者，超越理智。关于超越经验和理智者，人不可能说得很多。所以哲学，至少是形上学，在它的性质上，一定是简单的，否则它又变成了简直是坏的科学。它虽然只有些简单的观念，也足够完成它的任务。”^[6]冯先生的上述论断，为我们提供了一把从哲学而非日常生活的角度去理解蔡元培“实体世界”观念的钥匙。此外，简要考察中国近代思想史，人们就会发现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不少思想家到了生命的晚期，也都会关注对这种世界“神秘性”的思考。譬如近代启蒙思想家严复，就曾在晚年因追求对“不可思议”之物的深入理解而煞费苦心^[7]。

蔡元培所谓的“实体世界”，本质上亦是一种“意志论”的道德本体。它以一种盲目的、无意识的、自在的力量，主宰着整个世界。首先，蔡元培认为：

“盖道德属于意志，近世哲学家谓人类不外乎意志。不惟人类，即其他一切生物及无生物，亦不外乎意志。婴儿之吸乳，植物之吸收养料，矿物之重量，皆意志也。”^[8]

在他看来，实体世界乃一种盲目意志所主宰的意志论的世界，即世界在其本质上，是一个意志的世界。但是，蔡元培又认为：

“本体世界之意志，无所谓鹤的也。何则？一有鹤的，则愚之有所，达之有其时，而不得不循因果律以为达之之方法，是乃落入形式之中，含有各分子之特性，而不足以为本体。故说者以本体世界为黑暗之意识，或谓之盲瞽之意识，皆所以形容其异于现象世界各各之意志也。”^[9]²¹⁶

然而，这种无目的、非理性、绝对自在的“实体世界”，与“现象世界”之间虽有区分，却又并不是一种对立与隔绝的关系。实际上，现象与实体仅“一世界”之“两方面”，“非截然为互相冲突之两世

界”。世人之感觉，既托于现象世界，则所谓实体者，即在现象之中，而非必乙灭而后甲生的“你死我活”关系。而且，蔡元培认为：

“现象世界各各之意志，则以回向本体为最大之鹄的。其间接以达于此大鹄的者，又有无量数之小鹄的。各以其间接于最后大鹄的之远近，为其大小之差。”^{[9]216}

因此，“此岸”的“现象世界”的终极价值，就在于能够最终回归于“彼岸”的“实体世界”。

二、培养健全人格之道：“科学美术并重”

反观现实，蔡元培发现：“现象世界”中存在着两种障碍，有阻于人达到“实体世界”。在他看来，现象世界间所以为实体世界之障碍者，不外乎两种意识：一是“人我之差别”，二是“幸福之营求”。人以自卫力不平等而生强弱，人以自存力不平等而生贫富。有强弱贫富，而彼我差别之意识起；弱者贫者，苦于幸福之不足，而营求之意识起。有人我，则于现象中有种种之隔离，而与实体相违；“有营求则当其未遂，为无己之苦痛。及其既遂，为过量之要素”，循环于现象之中，而与实体世界相隔离。那么，如何才能够打破这两种障碍呢？蔡元培认为，可以从两个大的方面入手：一是改良社会，缩小强弱贫富差距，使人们在物质享受上能够“纯任自然”，从而泯灭“意识界之营求”，化解“人我之见”，使个体意识混同于全体，并最终合于实体世界的最高观念之中；二是通过教育，“提撕”人们的“实体观念”，最终使人达到“泯营求而忘人我”的理想境界^{[2]4}。

据此，蔡元培提出：

“而教育者，则立于现象世界，而有事于实体世界者也。故以实体世界之观念为其究竟之大目的，而以现象世界之幸福为其达于实体观念之作用。”^{[2]5}

这样一来，他就把教育分成两部分内容：一方面属于“现象世界”之领域，包括“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和“道德教育”等内容；一方面属于“实体世界”之教育，包括“世界观教育”和“美感教育”两方面。承担培育“实体观念”任务的，就是“世界观教育”和“美感教育”。其中，“世界观教育”之目的，即是“提撕”人们的“实体观念”：

“曰消极方面，使对于现象世界，无厌弃亦无执著；积极方面，使对于实体世界，非常渴慕而渐进于领悟。循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之公例，不以一流派之哲学一宗门之教义梏其心，而惟时时悬一无方体无始终之世界观以为鹄。如是之教育，吾无以名之，名之曰世界观教育。”^{[2]5}

然而，蔡元培又指出：仅有“世界观教育”，还不足以养成“实体世界”之观念。为救其“枯槁单简”之病，还必须辅之以“美感教育”。因为，“美感教育”能使人“对于现象世界，无厌弃而亦无执著也。人既脱离一切现象世界相对之感情，而为浑然之美感，则即所谓与造物为友，而已接触实体世界之观念矣。故教育家欲由现象世界而引以到达于实体世界之观念，不可不用美感之教育”^{[2]5}。由此，他主张通过美感具有的“普遍性”和“超越性”，使人破除利害之心和人我之见，最终达到“实体世界”之观念。实际上，“美感教育”在这里起到的是一种联接“现象世界”与“实体世界”之“津梁”的作用。

从此出发，蔡元培坚信：教育的根本任务就在于培育人的“实体观念”，亦即对“现象世界”的“超轶”意识。具体言之，“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的责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的器具，给抱有他种目的的人去应用的。”^{[10]377}他把这样一种教育，称之为“健全人格”之教育。“健全人格”教育的核心，是受教育者世界观与人生观的养成，其实质在于帮助受教育者养成正确对待“群己”关系、“权利义务”关系的态度，以便他们将来能够承担起社会、国家和世界的种种责任。

关于群己关系，蔡元培一向认为：社会不能脱离世界而存在，个人也不能脱离社会而生活。个人对于家庭、国家和世界的责任互相冲突时，应该牺牲小团体以就更高的大团体。从此出发，他提出自己特有的“克尽义务即为权利论”：

“至于人之恒言，辄曰权利、义务。而鄙人所言责任，似偏于义务一方面，则以鄙人对于权利、义务之观念，并非相对的。盖人类上有究竟之义务，所以克尽义务者，是谓权利；或受外界之阻力，而使不能克尽其义务，是谓权利之丧失。是权利由义务而生，并非对待关系。而人类所最需要者，即在克尽其种种责任之能力，盖无可疑。由是教育家之任务，即在为受教育者养成此种能力，使能尽完全责任，亦无可疑也。”^{[11]16}

其实，这一注重义务和责任的权力观，在他早年撰写的《剡山二戴两书院学约》中即已有所表现^[12]。

从上述理念出发，蔡元培主张：首先“应从受教育者本体上着想，有如何能力，方能尽如何责任；受如何教育，始终能具如何能力”^{[11]15}。即：应从培养“共和国民”的立场出发，体验受教育者在世界和社会上应承担何种责任，然后再确定其应受何种之教育。这种“教育事业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的影响”^{[10]377}。并且，在教育过程中，应完全遵循“思想自由”之原则。

从培育“实体观念”出发，蔡元培非常重视科学与美术教育。这是因为在他看来，一方面，“大凡生物之行动，无不由于意志。意志不能离知识与情感而单独进行。凡道德之关系功利者，伴乎知识，恃有科学之作用；而道德之超越功利者，伴乎情感，恃有美术之作用”^[13]。人的智识追求因果真理，它指向科学探求；情感追求审美享受，导致人的美术创造；意志追求“至善”，引导人的道德生活。所以，如果仅重视科学，就容易造成感情上的“偏枯”，使人产生悲观厌世情绪。这就需要在科学之外，大力提倡美术教育以补救之。另一方面，教育的根本目的就在于实现个体意志向着本体世界回归。从个体生命的终极意义来看，个人不过是“实体世界”这一意志本体的一分子，个体生命的最终目的，就是回归于作为最高意志本体的“实体世界”。一个人只有在理智和情感上都得到良好的发展，才有助于他高尚道德之养成，使其“各别之意志”能够与实体观念“相吻合”，最终回归到“实体世界”之中。因此，蔡元培提出：

“夫人道主义之教育，所以实现正当之意志也。而意志之进行，常与知识及感情相伴。于是所以行人道主义之教育者，必有资于科学及美术。”^[14]

有鉴于此，蔡元培指出：

“教育的方面，虽也很多，他的内容，不外乎科学与美术。”^[15]

在其一生中，蔡元培对教育内容的理解发生过一些变化。譬如他对教育内容的理解，曾经经历过以下不同的阶段：其一，早期受严译著作的影响，提出德、智、体“三育论”；其二，民国元年发表《对于新教育之意见》，提出“五育并举论”；其三，欧战前后的一段时间内，提出“科学美术并重论”；其四，南京国民政府“大学院”时期，提出“科学化”“劳动化”和“艺术化”的“教育三化论”；其五，抗战时期，因应战争需要而提出“注重职业技术教育论”。但是，无论蔡元培如何理解教育之内容，他那关于“科学与美术并重”之理念，却从来都没有动摇过。

综上所述，蔡元培从其特定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出发，对于教育的性质与功能给出了自己独特的解答。显然，在蔡元培看来，教育应为沟通“现象世界”与“实体世界”之“津梁”。培育人的“实体观念”即超越现实世界的意识，是教育的基本使命；帮助人们从“现象世界”到达“实体世界”，是教育最为根本的目的；通过科学与美术教育，培育学生的健全人格乃教育的基本途径。蔡元培的全部教育思想，即建立在这种具有浓厚神秘色彩的“超轶论”的哲学基础之上。至今，距离蔡元培提出“五育并举”的健全人格教育观已经过去了一个多世纪，然而，由于这种教育思想所具有的深邃哲学底蕴，它仍然闪烁着熠熠的光辉，吸引着人们不断地探寻教育的真谛及其内在价值。

参考文献：

[1] 蔡元培. 致吴敬恒函[M]//高平叔. 蔡元培全集:第1卷. 北京:中华书局,1984:407.

- [2] 蔡元培. 对于新教育之意见[M]//高平叔. 蔡元培教育论著选.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
- [3] 科培尔,口述;蔡元培,转译. 哲学要领[M]//中国蔡元培研究会. 蔡元培全集:第9卷.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35.
- [4] 井上圆了,著;蔡元培,译. 妖怪学讲义录[M]//中国蔡元培研究会. 蔡元培全集:第9卷.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235.
- [5] 蔡元培. 日记(1901年)[M]//中国蔡元培研究会. 蔡元培全集:第15卷.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351.
- [6] 冯友兰. 中国哲学简史[M]. 涂又光,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289-290.
- [7] 本杰明·史华兹. 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M]. 叶凤美,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192-194.
- [8] 聂振斌. 蔡元培及其美学思想[M].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137.
- [9] 蔡元培. 世界观与人生观[M]//中国蔡元培研究会. 蔡元培全集:第2卷.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
- [10] 蔡元培. 教育独立议[M]//高平叔. 蔡元培教育论著选.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
- [11] 蔡元培. 全国临时教育会议开会词[M]//高平叔. 蔡元培教育论著选.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
- [12] 蔡元培. 剡山二戴两书院学约[M]//中国蔡元培研究会. 蔡元培全集:第1卷.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255.
- [13] 蔡元培. 我之欧战观[M]//中国蔡元培研究会. 蔡元培全集:第3卷.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3.
- [14] 蔡元培. 华法教育会之意趣[M]//高平叔. 蔡元培教育论著选.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53.
- [15] 蔡元培. 美术的进化[M]//中国蔡元培研究会. 蔡元培全集:第4卷.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299.

Cai Yuanpei's Sound Personality Education Thought

GE Xinbin

(School of Education,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1, China)

Abstract: Cai Yuanpei's "sound personality education thought", founded on the dichotomy world-views of the "phenomenal world" and the "substantial world", as well as on his view of life as "self-sacrifice for the group". In his view,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education is to cultivate human "substantial concept", to "transcend" the "phenomenal world". That requires both science and art education, in other words, it needs to cultivate students' sound personality from "five perspectives of education", namely education on military, economy, morality, world-views and aesthetics.

Key words: Cai Yuanpei; world-views; view of life; five perspectives of education; sound personality

责任编辑 邓香蓉